





# 雞蛋與我

## The Egg and I

A condensation from the book by Betty MacDonald

Maw said, "Why don't you save gas and shoot the bastards?" Bob recognized defeat, and anyway you can't be forceful with your back to the audience. So he came home and grimly added a strand of barbed wire to our rail fences.

「你爲什麼不省一點汽油而把那些混蛋射死呢？」包勃只得認爲失敗，反正你不可以對着觀眾的背後發力。所以他回到家，嚴肅地加了一根鐵絲網到我們的鐵絲網圍欄上。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spring Bob hated the Kettles with a deadly loathing. But I enjoyed the Kettles. They shocked, amused, irritated and comforted me. They were never dull and they were always there.

「你爲什麼不省一點汽油而把那些混蛋射死呢？」包勃只得認爲失敗，反正你不可以對着觀眾的背後發力。所以他回到家，嚴肅地加了一根鐵絲網到我們的鐵絲網圍欄上。

The Hicks, our other neighbors, lived five miles down the roa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Kettles. They had a neat white house, a neat white barn, a neat white chicken house, all surrounded by a neat white picket fence. At the side of the house was an orchard with all of the tree trunks painted white. Aside from these trees there was not a shrub or tree to interfere with the stern discipline the Hicks maintained over their farm.

另外一個鄰居就是希克一家，住在與包勃家相反方向的五哩之外。他們有一所很精潔的白色住宅，一個精潔的白色雞舍，一個精潔的白色豬圈，四圍圍着一排精潔的白色柵欄。

When we called there I lit a cigarette and Mrs. Hicks turned pale with horror. "It's not that I mind so much," she told me later. "I know you're from the city. But I'd hate to have you smokin' when any of my friends come in because they might think I was the same kind of woman you was."

我們去拜訪時，我點了一根煙，希克太太立刻變了臉色。她說：「我不太介意，但我知道你是從城市來的。但我討厭你在我朋友來時抽煙，因為他們可能會想我是和你一樣的女人。」

Mrs. Hicks was good and she worked at it like a profession. Not only by going to church and helping the poor and lonely but by maintaining a careful check on the entire community. She knew who drank, who smoked and who "laid up" with whom and when and where and she "reported" on people. She collected and distributed her information on her way to and from town, and apparently kept a huge espionage system going full tilt 24 hours a day. I was surprised when I learned that Mrs. Hicks had a mother - she was so pure I thought she had come to life out of the house-dress section of the Sears, Roebuck catalogue.

希克太太很好，並且生活得如職業一般。不僅在於去教堂或是幫助困苦的人並且對整個社區做一個嚴格的檢查。她知道誰喝，誰抽煙，誰和誰在一起，以及何時何地，並且她「報告」人們。她收集並分發她的情報，顯然她維持着一個龐大的偵探網，二十四小時工作不息。我聽說希克太太還有個母親時使我大吃一驚。

# 雞蛋與我

## The Egg and I

A condensation from the book by Betty MacDonald

Maw said, "Why don't you save gas and shoot the bastards?" Bob recognized defeat, and anyway you can't be forceful with your back to the audience. So he came home and grimly added a strand of barbed wire to our rail fences.

「你爲什麼不省一點汽油而把那些混蛋射死呢？」包勃只得認爲失敗，反正你不可以對着觀眾的背後發力。所以他回到家，嚴肅地加了一根鐵絲網到我們的鐵絲網圍欄上。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spring Bob hated the Kettles with a deadly loathing. But I enjoyed the Kettles. They shocked, amused, irritated and comforted me. They were never dull and they were always there.

「你爲什麼不省一點汽油而把那些混蛋射死呢？」包勃只得認爲失敗，反正你不可以對着觀眾的背後發力。所以他回到家，嚴肅地加了一根鐵絲網到我們的鐵絲網圍欄上。

The Hicks, our other neighbors, lived five miles down the roa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Kettles. They had a neat white house, a neat white barn, a neat white chicken house, all surrounded by a neat white picket fence. At the side of the house was an orchard with all of the tree trunks painted white. Aside from these trees there was not a shrub or tree to interfere with the stern discipline the Hicks maintained over their farm.

另外一個鄰居就是希克一家，住在與包勃家相反方向的五哩之外。他們有一所很精潔的白色住宅，一個精潔的白色雞舍，一個精潔的白色豬圈，四圍圍着一排精潔的白色柵欄。

When we called there I lit a cigarette and Mrs. Hicks turned pale with horror. "It's not that I mind so much," she told me later. "I know you're from the city. But I'd hate to have you smokin' when any of my friends come in because they might think I was the same kind of woman you was."

我們去拜訪時，我點了一根煙，希克太太立刻變了臉色。她說：「我不太介意，但我知道你是從城市來的。但我討厭你在我朋友來時抽煙，因為他們可能會想我是和你一樣的女人。」

Mrs. Hicks was good and she worked at it like a profession. Not only by going to church and helping the poor and lonely but by maintaining a careful check on the entire community. She knew who drank, who smoked and who "laid up" with whom and when and where and she "reported" on people. She collected and distributed her information on her way to and from town, and apparently kept a huge espionage system going full tilt 24 hours a day. I was surprised when I learned that Mrs. Hicks had a mother - she was so pure I thought she had come to life out of the house-dress section of the Sears, Roebuck catalogue.

希克太太很好，並且生活得如職業一般。不僅在於去教堂或是幫助困苦的人並且對整個社區做一個嚴格的檢查。她知道誰喝，誰抽煙，誰和誰在一起，以及何時何地，並且她「報告」人們。她收集並分發她的情報，顯然她維持着一個龐大的偵探網，二十四小時工作不息。我聽說希克太太還有個母親時使我大吃一驚。

# THE CHINESE-ENGLISH INTELLIGENCE

Issued Daily in 35, Shenhai Road Tientsin 1

華北英報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十號

發行人：蔡潔友

社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郵政掛號：津字第一〇八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本報地址：天津第一區廣西路八十三號

電話：二二四三

電報掛號：三三三八

# 阿根廷第一位有力人物

## PERON: Strong Man of Argentina

By Ruth and Leonard Greenup

（譯自「曼尼」九月號）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 人類自傳

## Man: An Autobiography

（Continued from Page 2）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

（譯者：李維新、李維新）